



新大众文艺

大众抒写

北京在哪里呢?

我相信,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京,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,作为祖国的心脏,即使大家不知道北京具体经度纬度,不知道北京毗邻哪个省份,有多大,但北京在全国人民的心中,就是党中央,就是中国,就是中国精神的代名词。我们可以不知道北京具体的位置,但我们非常自信地认为,能去北京的人,都是有本事的人,了不得的人,让人羡慕的人。能去趟北京,怕是能够给身边的人吹嘘很久的一件事情吧。

不可否认,我在很多年里也是这样想的,能不能去北京,经济的原因是一方面,但又不完全是。土地是农民的根本,但土地也捆绑着农民的一生,当你要去走个亲戚、有事要出个远门的时候,就会有一堆的问题来困扰你:地里的活怎么办?牛谁喂?饭谁做?娃谁管?……比起去北京,眼前的这些事情更紧迫,更需要解决,所以,去北京就不是那么急迫的愿望了,但每个人心里,都有一个北京梦。

有一次,我们一群女人正在地里收玉米,秋天残余的高热、玉米叶上的灰尘、耳边细碎的噪声,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烦躁,手上的动作都慢了下来。此时,天上飞过一架飞机,我们不由得停下手

曾经,每当“财神来敲我家门……”“恭喜你发财……”“好一朵迎春花……”等歌曲传入我耳中时,我的身体会条件反射地打个激灵,然后意识到要过年了。这种感觉如同一觉醒来开学了,而寒假作业却没有做完那样窘迫。这一切都要从我大二寒假的那年春节说起。

那年我在家旁边的乐购超市打工,趁着寒假给自己攒点零花钱。当时的乐购算得上是本镇的顶流了。大一寒假时我也干过,被分配理货,工作相对轻松。大二寒假时被告知只有收银的岗位了,也就是最累的岗位。收银岗没人愿去不仅是因为忙,还因为短了款得自己补,不允许聊天,有客人的时候也不让坐,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,所以收银岗常有空缺。

大年夜之前的乐购超市是最繁忙的,家家户户都来采买年货。超市为了营造节日氛围,循环播放着我开头提到的那几首歌,但总共就是这么三四首歌,循环往复地无差别钻入超市里每一个人的耳中。一天听下来,脑子嗡嗡的,下了夜班走在寂静的马路上,竟又听到“好一朵迎春花……”的歌声,我赶忙四处张望寻找歌声来源,发现这竟然是从我的脑子里发出来的歌声。

大年夜是最忙碌的一天了。还没采购的人抓紧来买年货,买了年货的人查漏补缺似的,看看再买点什么。轮到我上岗的时候,我的收银台前已经排了十几米的队伍了,他们如同蓄势待发的百米赛跑运动员,等待着发令枪响,而我身边的暂停牌就是那发令枪。我移开暂停牌后,最前面的客人便推着购物车快速来到我的跟前结账,我熟练地扫码、把

里的活计,抬头仰望起来。飞机在蓝天之上闪闪发光,很快就没了踪迹,大家仰起的脑袋低了下来,又要回到干活的状态时,一起的发妹说了一句:“你们说,这飞机是不是要飞去北京的,要是咱们能坐在上面就好了。”

女人们一下子哄然大笑,飞机、北京,多么遥远的事情啊,但想一想还是可以的,就像天上飞过的飞机,就像远得看不着的北京,那至少是心里的念想,是枯燥生活中的一点话题啊。

我想,在中国9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这样看着飞机谈论北京的绝不只是我们,还有更多的人在仰望天空的飞机,向往远方的北京。这不仅仅是玉池村人的北京梦,这也是许多人的北京梦。

如同我的父亲,他的一生都在向往远方,每去过一个地方,他都要隆重地给别人介绍那里的风土人情,介绍他的所见所闻,尽管他去的仅仅是离家几十里远的地方。他连一处名胜古迹都没去过,也不知道中国有多么辽阔。但他却一次次地提起北京,仅仅可能就是北京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远方吧。父亲在他73岁的那一年过世了,终其一生,他都没有抵达北京。

而我也是同样的,在我三十六岁的时光里,我没有离开过土地,没有去过远方,没有太多的人生经历,但我却用手机和文字,将我此后的生活和北

人生病很正常,谁都会有个小病小灾的。可从我5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因生病而请假的事还真没有。可就在去年10月底,却“破例”了。

那日要坐高铁去南京开会,但起床后脚着地的一瞬间,腿竟疼得站不了地。我低头一看,膝盖肿得圆圆的像个大馒头,打不了弯儿,而小腿已经上下一般粗了。那段时间忙于工作,隐忍了大半年的疼痛终于给我脸色看了。无奈,那日的会议我只能告假了。

好朋友陈丹路老师也曾有过相似的病痛,请他为我介绍了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任医师程少丹。

他看到我的腿这般肿胀,行走也困难,立刻打电话叫护工

推着轮椅上来。交费、拍片、上下楼,我生平第一次坐在轮椅上,由别人推着我,心里有

说不出的滋味儿。说句题外话,在拍戏的时候,现场正好拍有轮椅的戏,哪怕休息时没有座位,我宁可站着也不会去坐轮椅。拍片结果出来一看是双膝关节缘骨质增生,双膝关节退行性变合并滑膜炎。程主任看后便根据我的问题和我“不吃药,不开刀”的想法,决定先给我做针灸治疗。

程主任的手指缝里夹了一把针站在了我的面前,我瞬间蒙了,要扎那么多针吗?我一下子想到小时候我的腿疼,我姐姐给我扎针,她是河南省中医医院的医生,她的速度之快,消毒后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,针已扎进我的穴位里。但她转身的瞬间,我迅速拔掉了针,带着哭腔说“疼,害怕,不扎了”。那时我语音未落,却伴着“逃之夭夭”的动作,下床逃走了。姐姐笑着说“真胆小”。当年惊慌失措的情景,至今依然历历

神医

赵静

在目。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畏惧,程主任温和地问“怕疼吗?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“怕”,语速很快,很

坚决;“忍一下吧”,程主任又说。针还没扎,只是在消毒时,我的手便不由自主地抓住了他的白大褂的下摆。消毒后,每一针扎下去我还是忍不住地叫着。那是真忍不住啊,七八根针就在我的左膝周围扎进去,那一瞬间已经没有我以往哪也不怕的坚强劲了。几十年没有受过这样的罪啊。不一会儿程主任把针全扎进去了,我的手和额头也已是汗津津的了。之后由他的助手把近2厘米的艾条插在针尾上滴点酒精、再点火。艾条被点燃时针会发热,传导到针尖处,是一种很暖很舒服的感觉。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热灸。七寸长的针导热也很快,四五分钟后火苗熄灭,一刻钟后针慢慢凉下来,很快助理医生帮我拔了针。我不由得放松呼出了一口气。

在离开医院时也觉得自己好可笑啊,老大不小的我,也会像小孩子一样怕疼,说来还真有点丢人。可尽管有点儿疼痛、害怕,可到了第二天,我的腿疼的确已经好多了,肿也消了很多。心里还默默想着,针灸真是一门神奇的医术,而这位程主任是神医吗?

第三次扎针时,程主任用了三根比平时更粗更长一点的针,看上去有八寸长。我看着都吓坏了。最后在麻药的作用下,我又“勇敢”了一回。别说这三根针真管用,到了第二天我的腿真的一点都不疼了。

腿疼减轻后就忘乎所以地接了一个去外地的任务,这一天算下来走了7000多步,夜里开始腿就给我颜色看了,肿胀的腿又开

始疼痛了。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又去做治疗。当听说我的“任性”之后,一旁的助理不由得叫了起来,你这是在挑战我们的程主任吧?程主任是博士、主任医师、研究生导师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康复科带头人……头衔和名头数不胜数。被称为“沪上一根针”的他对病人和风细雨,让我更加感到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钻研与敬畏。

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让我的腿疾有了很明显的改善,走路没有问题。“注意保暖,适当运动,少提重物,尤其在治疗当天不洗澡不久站,要好好休息”,这是程主任的嘱托。

这段治病的经历,让我想到过去下乡时,好多人就是从扎针灸开始学起,成了赤脚医生。一根根银针解决了千万病人的疾苦、病痛。不用吃药,不用手术开刀,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就能治好病。我要为传统医学点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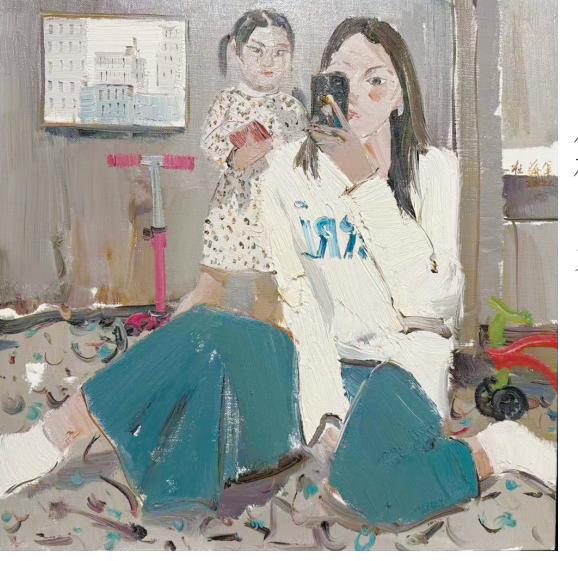
也许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,因为妈妈、姐姐、嫂子都在医院工作,我平时也会注意周边人生病前后的情况、治疗后的状态,因此对针灸也产生了兴趣。针灸属于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中医外治法的核心手段之一。针灸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。当时人们会用砭石(一种尖锐的石器)刺激身体特定部位来缓解病痛,这是针灸疗法的雏形。到商周时期,金属针具逐渐取代砭石,针灸的理论和操作也逐步发展完善,后世的《黄帝内经》更是系统记载了针灸的经络、穴位与治疗原则。

中医神奇,有大爱的中国医生也神奇。

夜光杯

定格时光

(油画)杜海军



京联系到了一起。

因为手机写作,被新闻报道,我获得了去北京卫视演讲的机会。当我的乡亲们知道我要去北京的

时候,大家疑惑的、惊讶的、羡慕的、探究的表情,都在表达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震惊——一个一直以来在他们身边没有什么存在感、话又少的那个女人,现在居然要去北京?

我默默地准备着北京之行,假装坦然和从容,但在内心,去北京让我恐慌和抵触。向往北京是一回事,但去北京是另外一回事,在此之前,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,没有见过城市的繁华和车水马龙,没有在陌生人跟前说过话。

我前半生的经历,就是土地上生活的大部分女性都会经历的历程,没有多少故事可言,唯一和大家不一样的地方,可能就是我比一般的农村妇女知道得多一些。但同时,性格上的自卑,语言上的口吃,生活的压力,让我一度深深不喜欢我自己。我也一次次地问自己,这样一个我,拿什么底气和勇气去一个口才类的节目表达自己呢?但是,去北京,又那么直白、现实地吸引着我。纠结的同时我也在想,如果不去的话,我可能会后悔。

带着自我怀疑,带着恐慌和怯懦,带着憧憬和好奇,带着骨子里的倔强,也带着大家一起对北京的向往,我去了北京。

我想,在玉池村,也总要有个人去北京。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ygb@xmwb.com.cn,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从上海出发,开车两天,按计划在元旦之前的三天到达宜昌,正式开启此次的三峡游。

其实两年多前,我坐火车到宜昌火车站租车自驾过一圈,重点是神农架和恩施,三峡大坝的游船当时停航,心中未免留有遗憾。但长江边上村庄的小路,坡度与角度共存,没有路栏,从高处往低处下,稍微开快就看不到下面的路了(我个矮),开得我胆战心惊、记忆犹新,此后车技与胆量共长。

这次决定远离嘈杂的人群,从附近的山顶远观滚滚长江和“国之重器”三峡大坝。

三斗坪镇,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,青山碧水环绕,长江做伴,当地居民围坐在村里江边亭子中晒太阳、聊天。按照地图指引,导航带着我沿着镇里的山路往上升,经过一个平坦的开阔坡地时,看见一辆卖橙子的小卡车停在路边,卖家试图招揽生意,我未作停留。

到停车场停好车,还要继续徒步上山顶。感觉爬了近百级台阶,气喘吁吁地抵达三峡大坝观景平台,极目远眺,一切都值了: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就在眼前,雄伟的三峡大坝如盘伏的巨龙,横亘于长江之上,气势磅礴,尤其是大坝两边一百多米的落差,一目了然,令人惊叹不已,心中无限感慨:了不起!

从山顶下来,驱车到半山腰,又看到卖橙子的车,已有两三辆私家车停下来挑水果,老板忙里偷闲朝我招手:“正宗秭归橙,又甜水又多,便宜卖了。”

这一顿折腾,我确实口渴了,就上前去品尝一下。一个顾客要了一麻袋橙子,从中摸了一个出来,老板用水果刀一切二,顾客拿一半,另一半给我。我看水感满满的秭归橙,橙红色的果肉,都捏得出水来,一口下去,汁水

充沛,细嫩无渣,甜爽入喉,全部入肚。“这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橙子了”,就在我回味时,老板表示买一麻袋给我2元一斤。我一听就乐了,这么划算为何不可呢?这也是我买得最多的一次,25斤!老板乐颠颠地帮我把一麻袋秭归橙硬塞进车子。

又下来几辆车,不一会儿,老板的麻袋橙竟然卖完了。来的时候我还想,在这个一般人看也不看的地方摆摊,会有生意吗?现在想想,这老板肯定做足了功课,下来的人累了渴了,他自己家种的橙子超级便宜,会有人停留。重要的是,东西确实好,尝过就会喜欢,生意不会差。

当我再往西开车到不远的秭归县时,发现路两边都种着果实累累的秭归橙,大路边卖橙子的卡车一辆接一辆,特意停车买橙的人少,可能会阻碍交通吧。所以,卖橙子也是一门学问。

我那么喜欢秭归橙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水分多、口感偏清甜润口,且是维C翘楚。

秭归地处长江三峡河谷地带,群山环绕、江水滋养,昼夜温差大,能让脐橙充分积累糖分,锁住充足水分,水水水啊!一位朋友拿着我给他的秭归橙给儿子吃,发微信说:“一向挑食的儿子竟然很快吃光了。”但上海这边秭归橙不多,吃过的人也少,我想还是和运输、成本等有关吧。

秭归是屈原故里,他写过《九章·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。曾枝剡棘,圆果抟兮。青黄杂糅,纷纷宣修,姱而不丑兮……”据说秭归柑橘的种植历史,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,其承载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核。这也是无形之间的加持。

旅游